

苏纓

著



「诗词品鉴圣手苏纓
精妙解读宋词之美」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王国维

最美宋词

苏纓品宋词
发现今日稀缺的美

宋词的玲珑六面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苏缨

著



苏缨品宋词

发现今日稀缺的美

最美宋词

宋词的玲珑六面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明翰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美宋词/苏缨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404-8549-8

I. ①最… II. ①苏… III. ①宋词—诗歌欣赏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3820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诗词鉴赏

ZUI MEI SONGCI

最美宋词

作者:苏缨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健 刘诗哲

监制:于向勇 秦青

策划编辑:楚静

营销编辑:刘晓晨 刘迪 马燕

封面设计:姜利锐

封面摄影:凌志军

版式设计:潘雪琴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印刷:联城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字数:320千字

印张:17

版次:2018年5月第1版

印次: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04-8549-8

定价:4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十九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埃德加·基内写有一段关于花朵的、犹染花香的文字：“今天，就像是在普林尼或克吕迈尔时期一样，风信子喜欢高卢，长春花生长在伊利里亚，雏菊青睐努曼西亚的废墟。它们周围的城市改变了名字和主人，众多城市最终化为乌有，有些文明发生冲突或绝迹，而一代又一代平静的花朵却穿越流年来到我们的时代。它们新鲜而充满活力，就像在往昔战争的日子里。”

用花朵定位历史，给历史平添了一种玄学诗式的魅惑感。任何如花朵一般美丽的事物都兼有时空地标的意义与超越时空地标的意义。所以我笃信，宋词作为本书的主角，分明也是基内的历史花园的一隅。一代又一代缤纷的词家与词作，如同一代又一代平静的花朵，穿越流年，从世代相传的记忆里获得永生的力量。

于是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繁花似锦，我们还会从一束风信子里看到它所喜欢的高卢，从一朵长春花里嗅到伊利里亚的泥土味道，从一丛雏菊里窥见它所青睐的努曼西亚的废墟以及废墟未废时的斑斓盛世。

于是我们每个人的旅程，都获得了和永恒的交集。



最美宋词



○序章

宋词的土壤：一个健康、宽容、风雅的社会

- | | |
|--------------------|-----|
| [1] 帮派社会、部落社会与精英社会 | 003 |
| [2] 国母及其前夫 | 007 |
| [3] 妻子与情人 | 009 |
| [4] 精英社会的风雅一例 | 012 |

○第一章

秦观：如果为宋词找一个人代言……

- | | |
|---------------------------------|-----|
| [1] 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 017 |
| [2] 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 | 019 |
| [3] 诗的主流是书面语，词的主流是白话文 | 021 |
| [4] 词是最性感的文体 | 023 |
| [5] 面容古板的理学家最看不惯轻浮的词客 | 027 |
| [6] 《满园花》（一向沉吟久）：以方言俚语填词的一次文学实验 | 029 |

| | |
|--|-----|
| [7] 美，就是强者的样子 | 031 |
| [8] 中古汉语是完美的诗歌语言 | 035 |
| [9] 《满江红》（越艳风流）：才子佳人的俗艳言欢 | 038 |
| [10] 写物之工 | 043 |
| [11] 《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最美宋词之一景 | 046 |
| [12] 词是音乐的附属品 | 049 |
| [13] 《临江仙》（千里潇湘挹蓝浦）：剽窃是一门艺术 | 052 |
| [14] 最有词人相的词人 | 056 |
| [15] 《踏莎行》（雾失楼台）：心志薄弱者的美丽哀鸣 | 059 |
| [16] 《鹊桥仙》（纤云弄巧）：被误读的七夕 | 063 |
| [17] 《八六子》（倚危亭）：审美需要一个人从生活的亲历者变为生活的旁观者 | 065 |
| [18] 词的读法 | 068 |

○ 第二章

晏殊：宋词真正的发端

| | |
|---------------------|-----|
| [1] 从神童到新贵 | 073 |
| [2] 在西昆体的时代里 | 076 |
| [3] 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 | 078 |
| [4] 炫富是一门艺术 | 080 |
| [5] 富贵气象 | 083 |
| [6]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 085 |
| [7] 《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 087 |
| [8] 《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 | 090 |

- [9] 爱情与调情的语码 092
- [10] 文学价值只是词的副产品 095
- [11] 《珠玉词》中的激愤变调 100
- [12] 歌舞升平中的靡靡之音 104

○ 第三章

晏幾道：儒家世界里的陌生人

- [1] 文学作品的传播往往并不依附于文学价值的高低 109
- [2] 在莲、鸿、蘋、云的世界里 112
- [3] 单纯到底，别有寄托 116
- [4] 小晏的“现代性” 118
- [5] 一场自取其辱的词集投献 120
- [6]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诗与词异趣之一例 123
- [7] 歌女佼佼者的文采 128
- [8]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131
- [9] 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133
- [10] 黄庭坚的《小山词序》：一篇用心良苦的辩护词 137

○ 第四章

苏轼：新境界

- [1] 一个不幸的奠基者：从柳永说起 145

| | |
|---------------------------------------|-----|
| [2] 豪放派的缘起：从《江城子·密州出猎》说起 | 148 |
| [3] 一次有意为之的文学实验 | 153 |
| [4] 填词畏闻文字狱 | 156 |
| [5] 苏轼通晓音律吗：从《念奴娇·赤壁怀古》说起 | 159 |
| [6] 深深掩藏的悲伤：《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 166 |
| [7] 一首铺排古典成语的词：《行香子》（三入承明） | 169 |
| [8] 官场典故种种 | 171 |
| [9] 为灵魂伴侣画一幅肖像：《殢人娇》（白发苍颜） | 173 |
| [10] 咏物词的极致：《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 180 |
| [11] 词的“空灵蕴藉”与歌声的速度：《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 184 |
| [12] 无理之理与万物有灵：《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 188 |
| [13] 还原与抽离 | 191 |

○第五章

欧阳修的风流与低俗文体三种

| | |
|-------------------|-----|
| [1] 盗甥案：一代文宗的龌龊隐私 | 201 |
| [2] 词的情色暗示 | 203 |
| [3] 作为低俗文体的小说 | 205 |
| [4] 《十香词》冤案 | 208 |
| [5] 作为风流才子的欧阳修 | 212 |
| [6] 此恨不关风与月 | 215 |

○第六章

辛弃疾：豪杰而非文士的创新力

- | | |
|--------------------------|-----|
| [1]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 | 221 |
| [2] 填词是避谤的技巧 | 224 |
| [3] 《贺新郎》（甚矣吾衰矣）：古文笔法之一例 | 226 |
| [4]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背景 | 231 |
| [5]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用典 | 236 |
| [6] 填词该不该推敲 | 239 |
| [7] 典故的本意与误读 | 242 |
| [8] 以词说理：《玉楼春》（有无一理谁差别） | 244 |
| [9] 赋体填词与跨界创新的三例比较 | 246 |

○后记

宋词中的宋人生活剪影

- | | |
|-----------------|-----|
| [1] 宠昵 | 257 |
| [2] 谐谑 | 258 |
| [3] 邪浪 | 259 |
| [4] 尾声：未摘花的黑貂皮袄 | 260 |

序章



宋词的土壤：
一个健康、宽容、
风雅的社会



这是一片健康、宽容、风雅的土壤，
宋词的花朵由此盛开。

[1] 帮派社会、部落社会与精英社会

今天的普通读者最熟谙的历史朝代莫过于明、清。除了时序较近的缘故，也因为这两个朝代的社会格局最容易激发现代人的心理认同。钱穆有言：“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是的，而他接下来的话语是：“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追问起来，之所以有这样一种退步，是因为明朝是一个在黑社会帮派底盘上架构起来的正统王朝，如熊逸所谓：“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在反元战争中以帮派手段统御军队，于是使明代的政治风气充满了帮派色彩，士大夫形同黑帮马仔，其地位与尊严至此而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把握‘帮派风格’实为我们理解明史的第一块基石，幸而‘帮派风格’大有平民社会的意味，比起周代的封建格局、汉代的贵族习气、唐代的门阀传统更容易被今天的读者接受，甚至亲近感也更多些。”（《王阳明：生平与学术》）

在上文的“唐代的门阀传统”之后，还有必要添加

一个“宋代的文化精英传统”。但人们太容易用熟悉的框架来认知不熟悉的事物，以至于在今天的大众文化领域，明代以前的历史往往被有意无意地置于明、清两代的社会模式中加以解读。

我们会在明代史料里不断发现：诏狱、廷杖之类帮派风格的“管理艺术”使明代士大夫表现出各种戏剧化的变态人格，以至于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也会令人细思极恐。人对自尊不可能全不在意，而加入这个随时会以脱裤子、打屁股的手段使读书人斯文扫地的朝廷，无疑会造成今日心理学所谓的认知失调——做官的好处与丧失自尊的坏处在人心中反复厮杀，如果前者占了上风，后者就会得到一种自欺欺人的解释。

所以明代的官员与士子呈现出一种集体的偏执，仿佛心理变态似的，将屈辱解释为荣耀。在对待廷杖的态度上尤其如此，明明尊严丧尽，却偏偏认为这是对“威武不能屈”这一光辉人格的最佳表达，当事人的心里往往充斥着殉道者在自虐和被虐中所获得的精神满足，旁观者也会因此热血沸腾，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廷杖的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于是在同一片阴霾下彼此打气。

历朝历代中能够与之相比的也许只有五代十国时候的南汉政权。南汉末年有一项新政，要做官就先要接受阉割手术，皇帝认为这可以保证官员的忠诚，使他们不会再有为家室盘算的私心。那些阉割晋身的达官显贵轻蔑地称士人为“门外人”，不许他们干预政事。可想而知，在这样的体制下，仍然谋求一官半职的人会是些怎样的角色。明朝的诏狱与廷杖多少要比南汉的阉割好些，但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及至清代，“部落风格”取明代“帮派风格”而代之，主奴关系隐隐然主导一切。说法虽然不甚动听，但事实上，很多人对主奴关系并无反感，反而心生亲切，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各种清宫戏充斥荧屏。群居动物天然就有奴性，弱者永远会依附于强者，强者身边永远不会缺少弱者的献媚。即便不满于身边的强者，不甘做任何人的附庸，但是，对神或上帝的无条件的服从总是好的，甚至会赢得整个社会的道德嘉许。这是镌刻在我们每个人基因里的生存优势，只是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表现，并被做出不同的道德解读罢了。

至于今天人们常常标榜的一些美丽的大词，诸如自由、平等、独立，它

们必然会带来一些人们很不想要的东西，譬如为选择承担责任或根本无力选择，以及深刻的无所适从之感、生活不确定性的加剧、缺乏终极的心理依归等等。于是我们往往陶醉在清宫戏的主奴关系当中，欣慰于其中那温存的稳定性以及被强者所引领、所保护的感觉，正如青春少女喜欢“霸道总裁”一样。

宋代社会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风貌。既然“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钱穆语），我们也可以说古代中国大体是在宋代终结的。宋亡之后，那个传统的、带着华夏文明古典腔调的世界要么仅在名义上被勉强延续，要么仅余一些细小的残片被重新打磨、包装。所以要理解宋朝，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撇开“现代中国”的认知框架，当然，这不会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宋朝，尤其是北宋，虽然也有各样的疾患，却大都属于“生理上的”，不曾有明、清两代那种“精神病人”的荒诞气质。读书人进入精英阶层，既不失尊严，亦不乏机会，或仕或隐也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即便最严酷的政治斗争，也往往为落败者留有保全性命的余地。

这是一个一切都有底线且心态相当健全的社会。富贵者可以大胆炫耀，贫贱者可以积极争取，帝王甚至有几分柏拉图所谓“哲人王”的样子，以不俗的文化修养而著称。敏感的道德难题可以公开探讨，历朝历代的“学术禁区”可以尽情左右驰突，甚至很少人会有非黑即白的偏执。试看北宋僧侣释文莹的一段记载：

熙宁而来，大臣尽学术该贯，人主明博，议政罢，每留之询讲道义，日论及近代名臣始终大节。时宰相有举冯道者，盖言历事四朝，不渝其守。参政唐公介曰：“兢慎自全，道则有之，然历君虽多，不闻以大忠致君，亦未可谓之完。”宰相曰：“借如伊尹，三就桀而三就汤，非历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心则可。况拟人必于其伦，以冯道窃比伊尹，则臣所未喻也。”率然进说，吐辞为经，美哉！（《湘山野录》）

熙宁是宋神宗的年号，其时君臣常常在议政之余探讨一些儒学义理。某日论及近代名臣的气节，宰相称许冯道，唐介说冯道事君未能从一而终，算

不得完美范例。宰相举伊尹三事夏桀、三事商汤的例子反驳，唐介马上指出伊尹和冯道不宜类比。

释文莹记载这段辩论，重点在于感慨各位辩手“率然进说，吐辞为经，美哉”，然而站在后世的角度，甚至站在今天的角度，人们都会感慨无论宰相还是唐介，甚至是作为记录人的释文莹，对冯道的认可程度简直来得匪夷所思。冯道是五代乱世里的政坛不倒翁，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其间甚至还向辽太宗称臣。其中后唐、后晋是沙陀王朝，辽国是契丹王朝，这就意味着冯道不但事君不忠，还是个大大的汉奸。

于是对这样一个人，“讨论”似乎都属于多余的仪节，只应当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万只脚。任何人只要稍稍表示不同意见，立即会被道德制高点上倾泻下来的口水淹没。这既是今天所有人可想而知的情形，也很符合明、清两代的主流思维模式。殊不知宋代君臣竟然公开探讨这样的话题，半点也不觉得敏感或尴尬，彼此更不曾以道德的大帽子压人。所谓“礼教吃人”对于宋人显然还是一个太前卫的观念——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会看到，即便是宋朝的女人也鲜有被礼教的利齿无情撕咬并吞噬的。

[2] 国母及其前夫

两性关系一直都是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宋代，尤其北宋，两性关系之开放，有些地方甚至还会超过今天。

我在这里想讲一对银匠夫妻的故事。四川有一名银匠，名叫龚美，娶妻刘氏。银匠在当时是一种很低贱的职业，收入一般也很微薄。龚美耐不住生活的窘迫，便带着刘氏进京，想让她找个好人家改嫁。偏巧有个大好的机会：宋太宗第三子襄王赵恒久闻四川女子聪慧多才，早有物色之想。于是在襄王府属官张耆的引荐下，刘氏成功跃过龙门，那时她正是十五岁的如花年纪。龚美也借着这一层“裙带关系”，在襄王府邸听差效力，史称“以谨力被亲信”。男女关系中能有如此这般的“共赢”局面，实在令人瞠目。

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如同今天宫斗剧的经典模式：虽然襄王对刘氏宠爱有加，襄王的乳母却怎么都看不惯这个来路不明的狐狸精，终于尽职尽责地向太宗皇帝进献忠言去了。刘氏因此被逐出王府，而那位多情的襄王，也只好在一片凄风苦雨中将心爱的女人安置在张耆家里。

十余年的岁月就这样无情地飞逝，太宗驾崩，襄王竟然继位为帝，就是后来以签订澶渊之盟而闻名的真宗